

重生

简平

上个月,我参加了一个二十多人的聚会,这样的聚会每年都有一次,而且每每让我感动,让我精神倍增。

这二十多人都是我的病友,我们都不幸罹患了胃癌,每年一次的聚会是为了给其中挨过五年的病友庆祝“重生”。

聚会总是那么热闹,发自内心的欢乐在空气中久久散播。没有一个人不是盛装出席,没有一个人不带来自己的“作品”,有歌舞,有朗诵,有绘画,有摄影,有书法,有编织,有插花,有自己做的卤味,有自家制作的挂耳咖啡,我则奉上新出的书——我们都以此证明在艰难日子里选择了更有尊严、更为美好的品质生活。

一旦患了癌症,在痛苦的治疗中谁也不会再有心思去多想什么,保有乃至提高生活品质太过奢侈,本来就因病脱了形,所以蓬头垢面、穿戴邋遢便是常态,并不觉着羞耻。就在这次的聚会上,一位病友提起我当年的模样:“你第一次来癌症康复俱乐部时,身上穿了一件皱巴巴的外套,手里拎了一只皱巴巴的纸袋子,佝着腰背,活像六七十岁的糟老头子。”我承认,那时才过五十岁的我就是这样的,我对生活没了感觉,只有生存之念,而生活和生存并不是一回事,生活是有讲究,有品位,有追求的,而生存在很大程度上只意味着偷生。

在我摆烂、拉倒之时,我遇到了这样一群病友,他们都是“过来人”,循循善诱地劝导我非但要继续好好地生活,还要更上一层楼,正因为生了这么一场大病,就要更加珍惜生活,热爱生活,要努力地比之前生活得更好、更有品位。在他们的带动下,我重新开始建设我的品质生活。本

来我连屋子都不愿意出,现在我四处旅行,而且越走越远;本来我已放弃写作,现在我又拿起笔来;本来我听什么看什么都觉得心烦,现在我又沉浸在美妙的音乐和绘画中,时常去听音乐会、看画展;本来我对影视剧嗤之以鼻,觉得比起生活本身好假好幼稚,现在我恢复追剧、看电影,感受与现实不一但同样需要的艺术;本来我从未莳花弄草,现在养了好多盆各色植物,每天都会款款深情地去看看它们;本来我已不太注重仪表,头发很长也懒得去剃,现在一个星期就要去理一次发,发现短发更适合我……

说起品质生活,谈论的常常就是旅游、阅读、赏画、观剧、养花、健身、喝咖啡、听音乐、练书法、尝美食、做手工、弹奏乐器、穿戴有品位的服饰,诸如此类,觉着品质有加。其实,这只是表象,在我看来,真正的内涵是建设自己的内心世界,建构自己的精神框架,这既是品质生活的质地,也是品质生活的根基。在这个意义上,品质生活可以延伸到更为广阔和高尚的境界。譬如,我的这群病友个个都是志愿者,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获得心灵的洗涤、丰富和成就感。我们会排班去医院照护治疗中的病人;我们会在癌症康复俱乐部为新病友举办的培训班里现身说法,为他们加油鼓劲;前些天,一位病友托我为云南山区的两所高中捐赠了八百册《诗趣杂谈》,以提高中学生欣赏唐诗宋词的审美能力;我自己则为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小学捐建了图书阅览室,这使我的品质生活有了很大的提升和拓展。

细心的读者会问我,你们二十多人庆祝五年重生的聚会总有尽时吧。我想说的是,这二十多人是个总数,其实不断有人离世,也不断有人加入,而离世的人不管生存时间多长,没有一个不是圆满而去的,因为他们在人生的最后时光里,都生活得极有品质,尤其在精神上豁达而超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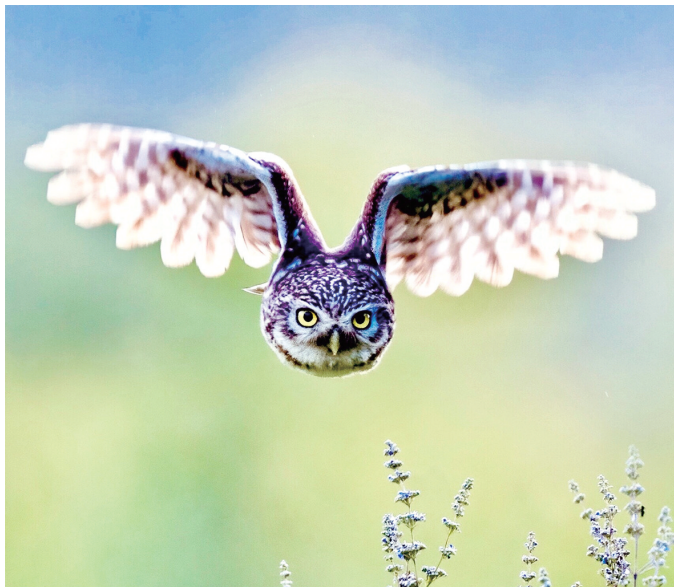
只负责开花结果。被绿墙围在地中的矮个子蔬菜绿意葱茏,有的如绿毯平铺在地上。最可人的当属白芋,头顶宽大的叶片,如伞如荷,时有晶莹的水珠留在叶面,阳光打成七彩,风动则摇摇欲坠。

若细瞧,绿色又有分别。每一种蔬菜,甚至同一蔬菜的藤、茎、叶、果等不同部位,叶子的正面背面等,深浅浓淡明暗均不一。细分之,当有深绿、浅绿、淡绿、嫩绿、青绿、碧绿、蓝绿、豆绿、黄绿、茶绿、葱绿等等区别。要说万绿未免夸张,几十种绿是有的。

绿叶基本呈心形,但又是不同的心形。我们笼统地说绿色蔬菜,只是因为所有的叶子是绿色的,其实蔬菜的花和果实却是五颜六色。

南瓜、黄瓜、丝瓜开黄花,黄色鲜艳夺目,尚未完全展开时形如喇叭,像在宣告将有重大事件发生。的确,结出几斤十几斤重的果实,它们当得起如此高调宣扬。但同样结出硕果的葫芦、瓠子却开并不耀眼的白花,有些让人想不明白。

辣椒开出的白花和茄子开出的紫花,更小,怯怯地躲在叶里,而且花面一律向下,低调得很,但结的果却累累挂满枝头。与瓜类相比,它们的果实的确很小,正因为个体小,它们便发奋努力,结出许多果来。瓜类蔬菜,虽然结出的果实“个个大”,但数量有限。西红柿的花更是细碎如丝,如果不是黄色显眼,还真的不一定能看出是花。豇豆花,紫色,虽不大,却大有可观。颜色鲜艳不说,星星点点地挂在藤墙上,形如一只只美丽动人的蝴蝶,仿佛若不是那些丝藤的牵挂,便要振翅高飞。



飞行者 张永生 摄

俗人也爱竹

方圣

小时候,老家的后院里有几棵毛竹,又直又粗又高。清早,母亲在两棵相邻的竹子上拴绳子,晒衣服、被子。傍晚的时候,母亲收了衣服被子。我和隔壁的小伙伴赶紧跑过去,将本来栓紧的绳子松开,松成向下的抛物线,这是我们自制的“秋千”。小伙伴们依次坐到绳子上,两手紧紧抓住身体两边的绳子,最大程度地荡漾。这简易的“秋千”,由于屁股处受力面积太小(仅仅是一根绳子),重心非常不容易把握,稍不注意,就会摔一个仰巴叉或者狗啃屎。摔倒没关系,爬起来,拍拍屁股,接着玩儿。

母亲煮好晚饭,走到后院。一边呵斥我们这些摔得灰头土脸的皮孩子,一边解了绳子,收回家。

没有了“秋千”,也难不倒我们,我们比赛玩爬竹子。有一个小伙伴做裁判,另外两个小伙伴听到指令后,同时攀爬竹子,谁用时少,谁就获胜。赢家没有奖励,最多赢得一片欢呼声。对输家却有惩罚,输家需要表演翻跟斗,不会翻跟斗,就学狗叫或者学大鹅走路。

有时,我们还在竹子下的空地里,练习、切磋从电影里学来的“武术”,嗨,哈,嗨。双手对着竹子拍打,以为那就是“铁砂掌”。

我比其他小伙伴更多一份“文艺”,我还喜欢在天黑的时候,独自望着星空发呆,一边听风吹竹叶的沙沙声。我好像有点忧郁,尽管那时的我压根不知道忧郁是什么意思。

竹子的生命力极其旺盛。初春时节,看嫩黄的春笋出壳的小鸡仔一样冒出土层,也是一件趣事。更爽的是,某一天的饭桌上忽然就多了一道美味,油渣炒笋子。哎呀,真是解馋极了。这道菜如果能上“舌尖上的中国”,我把酸溜溜文艺腔的解说词都想好了:“猪油油渣的闷香邂逅春笋的清脆清香,这是美味的传奇,像一场不顾世俗老夫少妻的爱情,欲罢却不能。”

显然,与中国历史上那些爱竹名士相比,我之爱竹子的境界、格调那就低到尘埃里了。

《晋书·王徽之传》记载:“(徽之)尝寄居空宅中,便令种竹。或问其故,徽之但啸咏指竹曰:‘何可一日无此君邪!’”

宋代大家苏东坡好竹成瘾,所居之处皆竹林成荫。有一首诗幽默地展示了诗人的志趣:“可使食无肉,不可使居无竹。无肉令人瘦,无竹令人俗。”把他爱竹之心表达得淋漓尽致。

我没有古代文人那样的雅致与情趣。对于竹子,我就是喜欢它笔直的样子,喜欢它枝干、叶子的翠绿,喜欢听风吹过竹叶沙沙沙的声音。

上次搬家,我住进小高层的顶楼。装修工人遗留一个可折叠木梯在我家晒台上。我就着这个木梯,攀到楼顶。赫然发现楼顶上有很大一块柏油浇灌的空地。一看到那块空地,我立刻就在心里盘算:“此处可以种些竹子!”

我拎着铁锹、蛇皮袋等一应工具下楼,寻到小区外围角落一片荒地。用铁锹铲去荒地上的杂草、碎石、乱瓦。然后翻土、松土、碎土,直到弄成均匀的细小颗粒状。耗时整整一上午,完成了运土的工作后,午饭饭碗一推,马不停蹄驱车去三岗花木市场,左挑右选,买了两棵品相不错的小竹苗。

两棵竹子在我家的楼顶早已扎根,也不施肥,也不浇水。两棵竹子的成长完全是靠大自然的恩赐。竹子的生命力确实强悍,每每我站在晒台上,稍一抬头,便能看到竹子们摇曳生姿。

唐代诗人刘禹锡有“高人必爱竹”的断语。我指定不是什么高人,不过,我爱竹是真的。

七彩菜园

查显者

初夏时,包菜、苋菜、生菜等叶类蔬菜尚占一席之地,夏渐浓,瓜类、豆类、浆果类、根块类蔬菜渐渐长大,进而各霸一方。

南瓜、丝瓜、葫芦、瓠子依次种在靠田塍的地块上,为的是给这些霸王们留够施展手脚的天地。等它们开始放出藤蔓时,就搭上高大而坚固的架子,以利结出硕果,并确保其牢靠安全。豇豆、刀豆、四季豆没有那样讲究,木插或竹插可以短而斯文些。

夏季多大雨。雨水把泥土浇得疏松,也将蔬菜从头到脚全身灌满。在雨水的滋润下,瓜豆类的藤蔓一个劲地长,高峰

时一天长好几厘米,辣椒、茄子、番茄以及马铃薯、山芋、花生、白芋的变化也是肉眼看得见。

我家不大的菜园种下了十几二十几种蔬菜。绿色自然是菜园的主色调。藤本的攀援在架子上,织成一面面绿网,绿色的藤墙

